

父亲的书房

上大学以后,与父母团聚的假日变成了节日,总是充满暖意。过往即成记忆。思绪中凝固的,是父亲的书房;脑海中铭记的,是父亲伏身在书桌前的剪影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有一个书房。最开始蜗居在夹皮沟一进两间的小平房,父亲将前屋的一角辟成“书房”。房间太小,一个书柜、一张书桌就是全部家当。搬进三室一厅的新屋,临街的一间成了书房。父亲也终于实现了有间独立书房的愿望。再后来搬家,父亲仍如前一般,装修了一间与他朝夕相处的书房。欧阳修说,“立身以立学为先,立学以读书为本”。父亲从少年时期就爱读书,他的近视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看书太多太近造成的。就是因为他好读书,通过读书驾驭文字,写得从稚嫩到娴熟的一手材料,才得以从下放招工开始,所有工作岗位都是组织安排,自己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父亲所读的书,大多是他省吃俭用买的,但凡有点资料价值,他都会毫不犹豫购回,直到囊空如洗。于是,书房里的书一天一天的增多,日积月累占满书房。他不止一次用萧抡诩《读书有所见作》里的诗句告诉我读书的好处,“人心如良苗,得养乃滋长。苗以泉水

茶筒

季节更替,酷暑正好疯狂。那些忘却不了的故事伴着缕缕茶香,梦一样飘散开来。当孤独无依地走在山路上,骄阳似火,唇舌焦渴,遇上茶亭是怎样的惊喜?若遇大雨倾盆,奔进茶亭躲避,望着窗外密集的雨帘又是怎样的欣慰?故乡虽是山里头,却是交通要道,不是驿站的驿站,不是茶亭的茶亭。一条泥土巷道,一条松树板凳,南来北往,歇脚喝茶,行人路过稍事休憩补充体力解渴解饥。水井里汩汩滔滔,清冽甘甜,生喝冷饮最能体会那别样的滋味,泡出来的茶香醇可口,即使在冰雪覆盖的冬季不冻。泉眼上一层氤氲缭绕,用手试探是温润的,像春风拂面般柔和,掬起来喝几口,清甜冰爽。茶地上的茶叶叶大平阔,枝杆粗实,虽不上相,却汁液浓酽、耐泡。父亲砍来大楠竹,锯断一节,竹节上凿开进出水口,塞上木棒,半弧型茶筒嘴刚好与嘴下巴吻合。母亲把火炉上的锣罐加满井水挂到铁钩上,加把柴火烧水。茶筒装茶,清冽甘甜,撒上几片茶叶,一个倒提葫芦,一个45度

漫步滨河公园

清晨,沿着滨河公园栈道漫步,岸边杨柳依依,鸟语啾啾,湖面荷叶摇曳,鱼随人动,一步一景,耐人寻味。滨河公园温雅别致,春有桃红点缀,夏有玉兰坠枝,秋有桂香飘逸,冬有腊梅报春,公园四时群芳竞艳。滨河公园香樟树干参天,小朋友们躲在树下捉迷藏,躲猫猫;老年族拎着古铜色长号,拉琴抚笛,温馨舒适让人不知不觉放慢脚步。滨河公园是鸟类的天堂,鸟儿会不请自来,它们喜欢这里一湖水,一园绿,麻雀、画眉、小黑鸟、白鹭在园里栖身定居,繁衍生息,野鸭嬉水,鸟儿翠鸣,处处是鸟儿和谐出境场景。林间麻雀与我们距离最近,是我们童年常见的鸟类之一。雀妈妈拖儿带女爬在草丛中捉小虫,啄草籽,叽叽喳喳,仿佛对儿女有说不完的话,看着机灵的小麻雀,心生几分怜悯。湖水弯弯,荷叶田田。滨河公园的

灌,心以理义养。一日不读书,胸臆无佳想;一月不读书,耳目失精爽。”我的成长得益于父亲爱读书对我的潜移默化。父亲喜欢独自呆在书房里思考。“立志宜思真品格,读书须尽苦功夫”。听父亲的同事讲,他上班时只要有写作任务,白天构思酝酿,一到晚上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,这时的办公室成了他智慧之舟遨游的海洋,思想火花碰撞的铁砧,梦想之翼放飞的天空。退休以后,他把夜晚工作的习惯又带到了家里,看完新闻联播和地方新闻,就一个人“猫”在书房里,沉浸在读书与写作的愉悦中。脱开公文写作及审改的桎梏,从读书中回顾人生历程、感悟人生哲理,他才写出一篇篇个性鲜明、纤毫不乱和文字隽永的妙文来。人们都说父亲是书生模样,但他书房里叠放的书刊可以表明,父亲仍不失男儿本色和尚武心志。毛主席著作和研究、歌颂、怀念毛主席的书籍在父亲书房里占了很大空间。父亲告诉我,小时候他也喜欢舞刀弄棍,没有当兵是他终生遗憾,但他热衷军事的本性却没有消失,男儿血性也一直在血脉里流淌。《南征北战》《英雄儿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大决战》

斜角,一股清流伴随着淡淡的清甜。淅淅沥沥的水声与茶筒碰撞的声响,片片绿叶在水的浸润下舒缓展开,阵阵香甜随着水气氤氲,一壶壶、一桶桶、一筒筒的茶水散发出幽香,沁人心脾。纯天然的茶经历阳光雨露,与开水自然融合,直到茶杯慢慢入口,解渴解乏解忧。吃过早饭,从锣罐往茶筒里灌满茶水,带着茶筒扛着农具,踏着生产队催促上工的哨声,奔向田间地头。在山上干活,茶筒里的开水或茶水喝完还可以用来当盛水的水瓶。大自然的泉水晶莹剔透,无声无息,默默滋润着心田。盛夏时节,太阳与大地好像刻骨深仇,拼命燃烧着火焰,总想把长在地上的庄稼烤死,哪里还顾在烈日下劳作的寻常百姓!父亲戴着草帽,围条毛巾,汗水湿透衣衫,黝黑的皮肤晒得发光发亮,热的、渴的嗷嗷呼叫!我本不想出门却耐不住母亲的吩咐,提着饭盒,扛着茶筒,充当送饭送茶角色。一到地里,慢慢的都围拢过来,托起茶筒,对着圆弧形的茶筒口斜角仰视着,“咕噜”、“咕噜”的,一口气喝足,直到喉咙打

水清澈见底,游弋的鱼儿摇头扭尾,它们围着荷叶绕圈圈,下雨天把叶子当雨伞,晴天把叶子当遮阳帽,悠闲自在的画面,无比动人。嘎嘎嘎,公园两岸欢声此起彼伏,或许是园里最熟悉、最动听的旋律。湖面如镜,野鸭成群,清清水面被红掌划出道道细痕,它们轻盈地拍打着翅膀,溅起无数珍珠般水珠;荷叶随波飘荡,叶子又圆又滑,如盘似玉。小鸭子有的躺在上面睡觉,有的溜到上面翻筋斗,闹得不亦乐乎。周边一群戴着鸭舌帽的小朋友,看着水灵灵小鸭子跳着闹着,他们童心似涟漪在湖面荡漾。小朋友们触景生情,在观景台上排列队形,高兴地跳起鸭子舞,胖胖的小手,甜甜嘴巴,边划边唱,如小鸭子一样天真,好像与小鸭子联谊互动,优美姿态又好比戏台上的小演员。夜色降临,华灯初放,公园歌声飞

花海泉潮

■游洋

等影视看了一遍又一遍,百看不厌;《中国海军百科全书》等军事类的书籍买了一本又一本,乐此不疲。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关山五下州”的心结转化为书房里那些军事历史、人物的一众书籍。在书房里,父亲可以一坐一天,真正做到“闲看白云归岫去,静观倦鸟投云宿”。阅读写作时的独处,使父亲变得稳沉。在我与母亲视频絮叨的时候,他只在一边静听而不发一声;当母亲因琐事数落他时,他也是一言不吭从不“对怼”,待母亲气消之后再来解释。父爱如山,他把我出生直到五岁时每天的萌态都记录下来,在书房里一笔一划写成日记,保存到今天。父亲在家言语不多,从小到大与我的交流都不算太多,但在我人生之路的每个阶段,他都会给我以指点。呷呀学语时,他为我读儿歌;上学了,他教我学拼音、写作文;跨入大学校门,他教我“古人学问无遗力,少壮功夫老始成”;遇到挫折或迷茫时,他教我“不是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;职场上,他教我“千辛万澆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。小小的书房,启开了我人生大世界。而父亲书房里的灯光,会长久照亮我前行之路。

■陈华国



嘴。收工回家再泡一壶茶,慢慢喝,似乎是消除一天的疲劳。虽是清贫,泡一壶热茶,边喝边聊,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快统统抛到九霄云外!岁月跌宕起伏,茶筒已是人走茶凉,但那份纯朴、那份温暖久久停留在心底。伴随茶筒的消失,再高级的茶具已提不起与人分润的兴趣。前年夏天,我随驴友去人迹罕至的河流溯溪,在古朴幽静的村落,豁然看到记忆深处的茶筒。我抱着茶筒猛喝着飘香四溢的茶水,固然不是小时候的旧味却润泽我的心灵,喝出我太多的思念和感叹!故乡的茶水永远驻在我的心中,挥之不去!

■徐向东

扬,舞姿翩跹,正是园里热闹愉悦的时光。舞曲一波接着一波,太极班也开播啦,太极学员陆续出场,伸腿弯腰,拔剑出鞘,表演者手到眼到,指到心到,心手相应,从慢至快,由快至慢。旁边郑老师告诉我,学员们执着勤奋,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,多次参加市级比赛,还夺回很多荣誉。几位师傅们仔细观摩,一面悉心指导,一面点评示范。郑老师笑着说,习太极如修炼人生,坚如铁,柔似水,才能在人生舞台上游刃有余。滨河公园入口处直立着“创建生态公园,共享绿色家园”标语牌。徜徉于滨河公园,宜赏宜乐,树绿水清,鸟儿双飞,一城一水一画尽收眼帘,看流水,闻花香,听鸟鸣,城中最惬意景点。我由衷感叹,小公园大民生,民生连着福祉。滨河公园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,荷花盛开,满园芬芳,公园一边兜着生态画卷,一边兜着幸福时光。

他们在周步山上看星星畅想未来

■李专

从茶滩上周步山要绕过几十道弯的山路,到了造头庄,就要上千个台阶,才能到山顶的小山湾。周步山顶部有大大小小的七个石头包,人们便叫上面山顶为七磊山。七磊山往东经天螺坑可去消水山,往南可上双尖,往西就阮碧山。这里是个战略要地,打游击有几十里的纵深可以迂回。1927年9月中旬,鄂南秋收暴动失败,战略转移是不二选择。10月13日,通山县工农革命军分三路转入深山。一路由陈叔卿、陈兆秀率领进九宫山。另一路由夏桂林、许金门率领上沉水山。还有一路由叶金波率领到周步山。九宫山、沉水山、消水山、周步山是通山境内一脉相连的兄弟山。周步山是一座神奇的山,像天宫中的一枝荷花,亭亭玉立,十几户人家的房屋就建在花芯间,四周群山逶迤,峰高插云,就像荷花的花瓣。七磊山是周步山的山中之山。叶金波、阙禹平带领农军到这里安营扎寨,他们用树做柱,石头砌墙,茅叶当瓦,搭起了营房。“每到晚上,一伸手就好似可以摘到天上的星星。月亮就像自家的玉盘,也随手可拿。早晨醒来,群鸟齐鸣,特别是那些声音娇滴滴的百灵鸟,她们围着这群年轻人不愿离去。农军的到来乐坏了七磊山生灵。一群热血青年为了革命的事业聚集在七磊山,沐浴大地之灵气。革命是多么有趣的事情!革命虽然处在低潮,他们的心潮逐浪高,他们憧憬着革命未来。”(谭兰芳《叶金波传》)。

此时的叶金波只有21岁,吴礼执20岁,阙学增22岁,江福来24岁。阙禹平年长些,也只有36岁。1925年6月,鄂南第一个党支部在通山镇南中学成立。这个支部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十名,上述五人就是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半。镇南中学的十名共产党员都是富家子弟,其中九人是学生,只有阙禹平一人是工友。工友是学生对员工的称呼,阙禹平是学校的账务总管,因此支部成立之初他是镇南中学党支部负责人。

吴礼执因为文才好,担任了更多的秘书工作。当然,他的口才同样好,他家就在周步山下的祝家楼严家湾,他以极富影响力的语言,动员爷爷和父亲捐献一百担稻谷,作为农军军粮。石屋洞俗名石壳洞,位于竹家楼村南山腰,洞口如半轮弯月,洞厅博大,面积达3000多平方。洞东侧有千余平方的巨型塌石,像阁楼的楼板,把这里分成上下两层。洞内有雾气涌出,盛夏凉爽宜人。相传此洞通往通羊石航山。吴世湖是吴礼执的侄孙。祖辈的浪漫情怀好像是遗传给了吴世湖。他在做一件浪漫的事,在七磊山上搞红色文化挖掘的同时,把石屋洞作为旅游景点开发。他和朋友投资几十万在洞口旁建一座别墅,几十万当然建不起,他们就有一点钱投一点,他们坚信可以成功。吴世湖的祖辈坚信革命可以成功,革命果然成功了。

现在长居周步山的不到十人,八九十岁的老者就有五六人,他们都很硬朗。92岁的阿树爹请喻雪金参观了自己的居室,他睡的床是一架老式雕花木床,床上挂洁白的老式蚊帐,被子叠成豆腐块状。阿树爹介绍,阿水爹82岁了,去年收获了100多担红薯。阿树爹带喻雪金去参观阿水爹的家,阿水爹住坡顶最高处。喻雪金在《灵秀周步山》写道:“站在阿水大爷的房前,能看到村庄周围用石块垒砌的层层梯田,那里透射着周步山人的坚毅与顽强。梯田一边,一条古老的石板路执着地向天边延伸,我想,那路的尽头一定有游子的乡愁。站在这里,也能看到被大山裹挟的村庄,村庄上空袅袅轻烟飘忽,古朴宁静里依然充盈着浓浓的烟火气。那是几栋古风古貌的老屋,为外出游子,坚持将故乡这杯清酒温热到生命的极致。

——选自《路自通山》一书

